

《花子骂相》

主要角色

孙降：丑

吕蒙正：小生

情节

洛阳孙降，流落街头乞讨，闻范太师告老荣归，前往请求周济，范太师使暂留西廊候赏。时吕蒙正亦闻讯前来，范太师闻吕蒙正穿着如旧，拒与相见。吕蒙正以诗进呈，范太师爱其字，延之入，赠以升米十文，吕蒙正拒而不受。孙降闻讯，意颇不平，代吕蒙正向范太师争论，范太师以其出言不逊逐之。孙降劝吕蒙正待来科高中，再作道理，复入府以言责范太师，并以乞讨所得斗米百钱慷慨赠与吕蒙正。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四集：刘松樵藏本整理

【第一场】

(孙降上。)

孙降 (数板) 遇丰年当街引进，作乞丐有朝侥幸。食的冷菜饭，终日无忧闷。穿一件破衲袄，散淡神仙近；不思想富贵与王孙。终日受奔波，只落得哩哩莲花日日生。

(念) 两足行来快如马，一生懒荡作生涯。做官又怕朝换帝，喜的是沿街讨饭打莲花。

(白) 在下洛阳城中孙降便是。祖上原有根基，不过暂时而落泊。想吾每日沿街乞讨，无忧无虑，只落得一身自在。想我头上这顶帽，好比孙悟空钻天帽，戴在我头上，随方而就圆。想我身上这件破烂袄，好有一比，好比弥勒佛袈裟，穿在我身上，冬暖而夏凉。想我这讨饭的口袋，好有一比，弥勒佛的乾坤带，惯装五谷杂粮。想我手上这毛竹板，好比曹国舅的阴阳板，站在人家门前，唱的是招财歌、利市曲。想我这根青竹杆，好有一比，好比胡敬德打将钢鞭，惯打人家神犬，打得它呲嘴撩牙乎！闲话少说，闻听人言，范老太师告老荣归，府中俸禄堆积如山，不免腆着脸儿前去讨求周济。

正是：

(念) 一日不害羞，十日饱悠悠。

(白) 前去走走啊！

(数板) 朔风天，无聊赖，花子不欠官粮与私债。到晚来宿在古庙里，芦席垫，枕瓦块，不用银钱买。每日里只落得一个穷自在。

(白) 说着说着，到了门前。

哪位大爷在？

(院子上。)

院子 (念)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

(白) 是哪一个？

孙降 (白) 大爷我叫你。

院子 (白) 什么话。原来是孙降。你到此则甚？

孙降 (白) 请问你老人家，太师爷可在府中？

院子 (白) 正在府中。

孙降 (白) 那就好了，烦劳你老人家通禀一声，说外有孙降求见。

院子 (白) 候着。

有请太师。

(范太师上。)

范太师 (引子) 告老归林，无事站在书院。

(白) 何事？

院子 (白) 禀太师：外有孙降求见。

范太师 (白) 传。

院子 (白) 孙降，太师传你，随我进来。

孙降 (白) 太师传我，谢谢你老人家。这位大爷，好一位大爷，要抵得人家十七八位大爷。

院子 (白) 为何抵得许多？

孙降 (白) 你好得很，但愿你来世还在他家做这官大爷。

院子 (白) 胡说。见过太师。

孙降 (白) 是。
丢下米口袋，放下竹竿来，掸掸灰尘。太师爷在上，孙降作个揖，磕一个头，请个安，站在一旁，垂两只手，听太师爷的吩咐，我连动也不敢动。

范太师 (白) 孙降，老夫未曾发放与你，你为何胆大自己爬起？

孙降 (白) 老太师原是贵人，原有贵体，开了贵口，岂不上了元气。小花子代吩咐一声，岂不是一样乎？

范太师 (白) 尔一向还好？住在哪里？

孙降 (白) 住在没头古寺。

范太师 (白) 饮食如何？

孙降 (白) 每日找有烟囱的食食。

范太师 (白) 食些什么？

孙降 (白) 食不尽诗云、子曰。

范太师 (白) 穿？

孙降 (白) 穿不尽之乎者也。

范太师 (笑) 哈哈。
(白) 看尔不出，倒有一派儒家气象。

孙降 (白) 启禀太师：小花子虽不算文章华国，亦算诗礼传家。

范太师 (白) 你何不谋一堂门馆，教传教传？

孙降 (白) 禀太师：你老人家独坐朝纲，不知外面的光景。日下读书者少，教馆者多，英雄无奈，何来用我这支笔乎！

范太师 (白) 尔前来则甚？

孙降 (白) 磕头讨赏。

范太师 (白) 老夫无物可赏。

孙降 (白) 小花子自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老太师说什么无物可赏乎？

范太师 (白) 好话多讲。

孙降 (白)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范太师 (白) 西廊候赏。

孙降 (白) 多谢太师。

院子 (白) 随我来。

孙降 (白) 来了。我这才是贤哉回也。
(孙降下。吕蒙正上。)

吕蒙正 (念) 天地与人分厚薄，世上多少不均匀。富贵之家常富贵，似我贫穷——
(白) 哎！
(念) 更贫穷。
(白) 小生吕蒙正。闻听范老太师告老归林，府中俸禄，堆积如山，不免腆着脸儿前去讨求周济。行行走走，走走行行。来此已是。
门上哪位大哥在？

院子 (白) 又是哪一个？

吕蒙正 (白) 大哥。

院子 (白) 原来是吕相公，到此何事？

吕蒙正 (白) 请问大哥，太师可在府中？

院子 (白) 正在高厅。

吕蒙正 (白) 烦劳大哥与我通禀，后学吕求见。

院子 (白) 请少站。
太师，醇安吕求见。

范太师 (白) 可是那吕蒙正？

院子 (白) 正是。

范太师 (白) 他的身上如何？

院子 (白) 还是照旧。

范太师 (白) 这小畜生，还不发愤攻读，还是照常。传话出去，老夫一路而来，鞍马劳倦，今日不见，叫他改日再来。

院子 (白) 吕相公，太师传话，一路而来，鞍马劳倦，今日不见，叫你改日再来。

吕蒙正 (白) 我有晚生帖儿一张，后有告老林泉诗词一首，烦劳大哥与我投递。

院子 (白) 是。

禀太师：吕相公有晚生帖儿一张，后有告老林泉诗词一首，太师请看。

范太师 (白) 呈上来！哎呀！这小畜生，人虽贫穷，倒有一笔好字。请！

院子 (白) 吕相公，太师传你，随我进来。

(孙降暗上。)

孙降 (白) 哎，把我放在这里，也不命人来发放于我。我好有一比：蚊子叮碳，叮到晚，饿到黑。我要出去看看。

(孙降撞吕蒙正。)

孙降 (白) 又是谁？哎呀，原来是吕相公。

吕蒙正 (白) 孙大哥！

孙降 (白) 相公到此则甚？

吕蒙正 (白) 我么，前来投亲的。

孙降 (白) 看你不出，人虽贫穷，倒有这门高亲。

吕蒙正 (白) 岂敢。

孙降 (白) 如此，相公请！

吕蒙正 (白) 大哥请！

孙降 (白) 你是投亲的，你请！回来再见。

(念) 是亲不是亲，心里见分明。

吕蒙正 (白) 老太师在上，学生醇安吕拜揖。

孙降 (白) 还礼。

吕蒙正 (白) 不曾听见。老太师在上，学生醇安吕重见一礼。

孙降 (白) 不对不对，不是前来投亲，分明与我一样，前来讨求周济。要是亲么，他行了二礼，连一礼不答。

相公，有道，乞丐不可并行，这点小意思，被你挤挤赶赶，还是赶掉了。想你君子固穷，我小人穷斯滥矣。

(孙降下。)

吕蒙正 (白) 学生连行二礼，老太师一礼不答，岂待斯文乡里之道乎？

范太师 (白) 想老夫受了多少官员礼拜，何况你一介贫生？

吕蒙正 (白) 老太师道学生一介贫生。昔日班超不遇，投奔任尚；韩信未遇，受辱胯下。学生虽不必二贤，老太师可比作任尚乎？

范太师 (白) 你拿老夫比作任尚，尔比二贤，想你后来亦没有三齐王之福。进前听训！

(四平调) 谁叫你玷辱斯文？

有何脸面站立在前厅。

吕蒙正 (四平调) 老太师暂息雷霆怒，

学生言来禀告你闻。

(白) 老太师，千日富贵亦有一日不富贵。学生千日贫穷亦有一日富贵。想世间上贫富二字，最难料的啊！

(四平调) 我蒙正胸藏韬略口吐奇文，

老太师只重衣冠不重人！

范太师 (四平调) 休夸你胸藏韬略口吐奇文，

吕蒙正痴痴呆呆，肩担水桶、失落一头，轻重不留神。

院子 (四平调) 天下斯文同骨肉，

还念他祖上是公卿，把银多赠——

范太师 (四平调) 休多赠，

怕他下次又来临。

(白) 来，赏他升米十文。

院子 (白) 吕相公，太师赏你升米十文。

吕蒙正 (白) 我是不要。

院子 (白) 禀太师，他不要。

范太师 (白) 凭他去。

(孙降上。)

孙降 (白) 把我放在这里，我倒放心不下，出去看看，又是哪一个？

吕蒙正 (白) 大哥。

孙降 (白) 还是吕相公，你还不曾出去？

吕蒙正 (白) 未曾出去。

孙降 (白) 相公你也不是前来投亲的，与我孙降一样，前来讨求周济。

吕蒙正 (白) 说也惭愧。

孙降 (白) 常言说得好：乞丐不可并行。我在里面，你就不该来，这点小意思，被你赶赶挤挤赶掉了。想你君子固穷，我小人穷斯滥矣。

吕蒙正 (白) 说也惭愧得紧。

孙降 (白) 不要紧。但不知老太师周济你些什么东西？

吕蒙正 (白) 升米十文。

孙降 (白) 你可曾要他的？

吕蒙正 (白) 未曾。

孙降 (白) 好，慢说给你不要，就是给我也是不要。

吕蒙正 (白) 却是为何？

孙降 (白) 还失了我讨饭之人的锐气。想你这等文人，进得相府，讨求周济，或银子助你三两五两，或米助你三担五担，才是待斯文一脉之道理。一升米，十个钱，一不算斋僧，二不算布施，真乃管仲之器小哉，哎呀小哉！

范太师 (白) 何人喧哗？

院子 (白) 孙降。

范太师 (白) 传！

院子 (白) 孙降，太师传你。

孙降 (白) 太师传我，我正要见他的很呢。我这个花子，是家门口的花子，不是远方来的。他纵有势力，不压于我乡党乎。你站过来，让我去见他。

孙降伺候老太师。

范太师 (白) 孙降，你为何大胆西廊喧哗？

孙降 (白) 并非小花子在西廊喧哗，你老人家把我放在西廊脚下，言而不言，语而不语，也不着人来打发与我。我也不能怪你老人家。但不知吕相公进得相府，你老人家周济他些什么东西？

范太师 (白) 升米十文。

孙降 (白) 老爷子！干干脆脆就是一升米、十个钱，不要文了。要是文字，你就张开嘴吃了罢。

范太师 (白) 狗才！

孙降 (白) 岂有此理！想吕相公这等文人，进得相府，讨求周济。你老人家或米助他三担五担，或银子助他三两五两，就是小花子在外面，也好与你扬扬名。

范太师 (白) 老夫岂要你扬名。

孙降 (白) 怎么岂要我扬名？你身居宰相，还有一部书未曾读到。

范太师 (白) 老夫何书不读，哪书不览？

孙降 (白) 就是《论语》上有一篇，你未曾读到？

范太师 (白) 倒要你讲。

孙降 (白) 讲么就讲，还讲不出来？《论语》云：“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你把“乡党”二字，打头上掉了。一升米、十个钱，一不算斋僧，二不算布施，真乃管仲之器小哉！老爷子，你真真的小哉！

范太师 (白) 老夫何以为小哉？

孙降 (白) 怎么何以为小哉？想吕相公进得相府，连行二礼，你坐在上面安然不动，岂待斯文之道理？

范太师 (白) 想老夫受了多少官员礼拜，何况他一介贫生。

孙降 (白) 开口道人一介贫生，我问你：你这宰相在老太君龙胎里怀着，养下来就是个太师？

范太师 (白) 龔门所出，书里而得。

孙降 (白) 好哇！亦是龔门所出，书里而得。必须要十载寒窗，九载遨游，八月科场，七篇锦绣，鹿鸣宴罢，五经魁首，四杆彩旗，三斗御酒，两朵金花，才得独占鳌头，像梯子似的慢慢地一蹬一蹬往上爬。我还只道你在你娘肚内做现成的宰相！

范太师 (白) 赶下去！

孙降 (白) 大不通乎！对不佳人乎！岂有此理乎！外人还要谈乎！

院子 (白) 下去！

孙降 (白) 下去就下去。你这推推搡搡的做什么？你也不见得在他家一辈子。

吕蒙正 (白) 惭愧呀惭愧！

孙降 (白) 你看，吕相公在那旁叹气，我向前说几句好话，与他宽宽心。

吕相公这里来！你乃是读书人，不要焦心，焦干了心血，不好念文章。我兄弟是读而未成，你是拔高往上，我有几句金石良言，你且听了！

(唱) 你暂且挨过残冬苦，
等到春来起卧龙。
时来运至腾云起，
我看你红光满面，发达就在眼前。

吕蒙正 (白) 何以见得？

孙降 (白) 哦啊嗷！

(唱) 你看他看财奴有什么收成。

(白) 说着，说着，说上我一火头来了。

吕蒙正 (白) 孙大哥，你讲错了，敢是一头的火？

孙降 (白) 不错是一头火，我被他气糊涂了。站过来，让我说他几句。

吕蒙正 (白) 由他去罢。

孙降 (白) 让我说他几句。

吕蒙正 (白) 凭他去罢。

孙降 (白) 哎！什么由他去，凭他去。我倒明白，你这心思。你怕日后高中，在朝房与老头子不好讲话。再也不要说了。我还怕他开道上朝，参掉我这个花子，六部里说一声不许我沿街要饭么？

(唱) 向前来深深埋怨，
你有那天高大罪名。

范太师 (白) 老夫何以有天高大罪名？

孙降 (白) 你的罪该韞椟而藏之，还要我鸣鼓而攻之？

范太师 (白) 倒要你讲。

孙降 (白) 我讲就讲，怕你拿刀来把我的舌头割了！想你乃周天子驾前托孤老臣。老王爷晏驾，你就该扶保幼主登基，才是道理。怎么反将江山一旦付与赵太祖执掌？你再隐居林下，袖手旁观。人不来骂你，你还敢骂谁？

范太师 (白) 休胡闹！

孙降 (白) 休胡闹！

范太师 (白) 休罗唆！

孙降 (白) 休罗唆！

范太师 (白) 狗才！

孙降 (唱) 狗才狗才骂的何来？

范太师 (白) 来，赶下去。

孙降 (念)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唱) 我只得仰面朝天哭出门厅。

范太师 (白) 罢了哇，哈哈，罢了。

(范太师、院子同下。)

孙降 (白) 我说不过你，我也不叫孙降。
你只好进去吧。

吕蒙正 (白) 哎，好一个不该来。

孙降 (白) 这个吕相公是个书呆子。哎，好一个不该来，你不该来，我也是不该来。吵了半天，一个钱也没有看见，早知道也是不该来。哎呀，他倒是好好的一升米，十个钱，被我一泡子赶，一泡子吵，打脱掉了，我倒对不住他。我说两句好话给他宽宽心。

吕相公，这里来，你不要在那里生气，我有两个古人说来你听听。

吕蒙正 (白) 孙大哥讲古哇？

孙降 (白) 我是乱道。

吕蒙正 (白) 请道。

孙降 (白) 昔日班超不遇，投奔任尚；韩信未遇，受辱胯下。

吕蒙正 (白) 有的。

孙降 (白) 伍子胥也曾吹过箫，这一辈贤人，皆是先贫而后富，何况你我乎？

吕蒙正 (白) 孙大哥，他们乃前辈老先生，我们比他不上。

孙降 (白) 说远了，比不上，讲个近的。昔日天理门街上，有个卑田院，内中有个郑旦之子，名叫郑元和老先生，他也作过乞丐，打过莲花落，后来得中五经魁首，算我辈中大大的魁首。

吕蒙正 (白) 郑元和老先生乃天星临凡，我们越发比不上了。

孙降 (白) 这也比不上，那也比不上，我有一言，不好启齿。

吕蒙正 (白) 大哥有何金言，当面吩咐！

孙降 (白) 不是。我这几天在街坊上要了一斗米，一百个钱，有意想送相公，不知你尊意如何？

吕蒙正 (白) 孙大哥钱米，小弟怎敢笑纳。

孙降 (白) 说什么我的钱米，你不敢笑纳？我也明白你那个意思。就是为我的钱米是沿街讨来的，你反来要我的么？

吕蒙正 (白) 原是的。

孙降 (白) 这个话不让你说。曾记得柳下惠先生有言：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裋裸裸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么？

(唱) 些须薄礼莫嫌轻，
我送相公转回家门。

吕蒙正 (白) 如此我收钱不收米罢。

孙降 (白) “如此我收钱不收米罢”。我也明白你那个意思了。这一百个钱，送你秀才，包了一包，怀内揣之，袖口拢之，你就走了。这一斗米给你没有东西盛，就是脱下这件蓝衫儿来包，你这件衫儿前衫通之，后头破之，丝挂丝之，缕挂缕之，又要盛之，岂不漏之？我拿它好有一比，好比下残了一盘围棋，前头打了眼，后头打了劫。要撕碎了穿钱，能穿吊把，要盛米，半升盛不了。

吕蒙正 (白) 原是的。

孙降 (白) 既劳我赠之，你恣然而受之，岂不美之？干干脆脆，连口袋一齐送给你了。

吕蒙正 (唱) 大哥请上受一礼，
日后发达答报恩。

孙降 (白) 不要提起“报恩”二字，提起“报恩”二字，我好有一比，癞蛤蟆掉在醋罐子里淹不死，活活折杀我也。但愿相公进得京城，得中五经魁首，奉旨回家祭祖，游街三日，我闻得喜信，前来叩头讨赏，你远远地坐在马上，看见我来，跳下马来，一把将我搀扶起来。我那时也有一比。

吕蒙正 (白) 比作何来？

孙降 (白) 有朋自远方来——

吕蒙正 (白) 后来呢？

孙降 (白) 我就不亦乐乎。

(唱) 但愿相公中金榜，
高骑骏马改换门庭。

吕蒙正 (白) 如此得罪了，少陪了，哈哈。

(吕蒙正下。)

孙降 (白) 你看吕相公，得了我一斗米，一百钱，欢天喜地他就回去了。他回去我亦回去。哎呀，我要了七八天，聚积了斗米百文，被他一股而吞之。我也落在四书上一句：有匹夫问于我，只落得一个空空如也！哎，君子周急不济富，舍己从人大丈夫。堂堂宰相不及我讨饭花子孙降。闲人站开了，让我大丈夫来也。大丈夫，勉强做了一个大丈夫。只怕今天晚上回家，还要挨饿乎。

(孙降下。)

(完)